



# 故地传薪火 村史叙丹心

## 寻访贵州村落里的红色印记与精神赓续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 红色血脉，深植乡土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也是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等主力部队曾先后转战于此，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

坐落于习水县土城镇赤水河畔的青杠坡村，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川军在此激战。这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响的第一场大战，也是四渡赤水战役的起始之战，上千名红军将士牺牲于此。红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无声诉说着那场载入长征史册的血战。

“读懂青杠坡，才能真正理解长征的转折。”解放军党史军史专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组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卫防认为，青杠坡战斗是四渡赤水战略决策的直接导因。正是这场艰苦鏖战，迫使中央军委及时调整部署，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书写了四渡赤水这一“神来之笔”。

如今，青杠坡村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青杠坡之问》，将战火史融入乡土教学；同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柚子产业，构建起“红色文旅+特色产业+乡村服务”的融合发展模式。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这段变迁实实在在地写入了青杠坡村史，成为一代代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历史。

在贵州还有诸多村落同样被深深烙上红色印记。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至今保存着红军战斗遗址、跳崖点、红军桥与战壕等遗迹。1934年，红六军团十八师52团在弹尽粮绝之际，宁死不做俘虏，为保护群众，集体纵身跃下悬崖，以生命诠释了铁骨铮铮的革命气节。

在黔东南州锦屏县河口乡瑞光村，红一军团在此击溃国民党守军，为黎平会议的顺利召开扫清障碍，苏维埃政府在苗乡的短暂建立，成为当地群众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羊场村，则因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在《漫谈长征》中记述的那场敌机轰炸，在长征史料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长征不只是一条行军路线，更是一条精神脉络。正是这些散布于贵州大地的村落，承载着口耳相传数十年的红色故事，构成了贵州红色文化最鲜活的底色。

### 薪火相传，村史留声

离开青杠坡，专家一行沿赤水河南行，抵达遵义市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村。“淋滩渡口”石碑巍然矗立于河畔，静静流淌的河水，像是仍在等待着曾在此渡江的红军战士。

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是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乡村建立党组织的珍贵遗存。当年红军在此驻扎期间广泛发动群众，播种革命火种，临别时，将柚子树苗赠予当地村民。树苗扎根，年年挂果，“红军柚”的故事就此流传，成为那段岁月里军民鱼水深情的见证。该旧址2018年被列入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渡口，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贵州省委党校教育长、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敖以深等专家感慨道：“当年红军在此两渡赤水，靠的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因敌而变的决策智慧。今天推进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务实精神。”

红色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保存，更在于精神的传递。安顺市镇宁自治县沙子乡弄染村，是“弄染结盟”这一民族团结支持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地。红军长征途中，当地布依族群众冒险为红军引路、提供给养，结下深厚情谊。如今，弄染村已被列入贵州省首批最美红军村落，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规划的16个核心展示园之一，“蜂糖李种植+红色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让“弄染结盟”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和传扬。

毕节市金沙县后山镇幸福村，中央领导随主力红军由此强渡乌江，成功跳出敌军合围圈。这里也是“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烈士的牺牲地，是黔北花灯的传承之地。花灯戏《十二月唱红军南渡乌江》的唱词，将长征故事融入乡音乡调，代代传唱，让红色记忆在民间艺术的韵律中得以流传。

黔东南州施秉县白垛乡白垛村是红六军团黑冲战斗的核心发生地，“悬崖逼奇兵”的英雄事迹至今载入长征史册；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镇木黄村则是红二、红六军团历史性会师之地，会师纪念碑静静矗立，见证着那段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 红色铸魂，赋能振兴

“要让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首先要发自内心地认可，让红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符号；其次，要让红色文化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在马卫防看来，乡村振兴的每一位参与者和建设者，都应读懂红色文化所赋予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贵州众多红色村落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索“红色铸魂、绿色富民”的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相互赋能、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之路。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以修复会议会址、建设陈列馆和沉浸式体验馆为抓手，在常态化红色宣讲等活动中，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及杜仲种植等产业蓬勃发展；余庆县大乌江镇红渡村则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在修缮指挥部旧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的同时，依托红渡梯田及喀斯特地质奇观，推动农家乐、民宿、农特产品销售全链条发展。

同时，拥有红七军会师、黎明抗战两段重要革命史实的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乡板寨村，村内背石关墙、作战工事等抗战实物遗存至今完整保留，是贵州乡村中历史遗存最为丰富的红色村落之一。在这里，常态化开展的红色宣讲、重走红军路等活动，每年吸引研学培训逾10万人次，让红色历史走进了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数字印证着这股磅礴力量：截至目前，贵州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共发展集体经济项目125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435万元，较建设前增长62.8%。红色文化的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贵州乡村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发展动能。

红色，是贵州的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历经长征烽火的贵州村落，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那些关于信仰、牺牲、坚守与奉献的故事，始终在这片土地的记忆深处熠熠生辉，并以新的方式，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会师纪念馆内雕塑。徐安 摄（影像贵州）

遵义市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渡口。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 营造天真朴拙的美感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蔚



观众打卡画展。

7月5日，为期9天的“顽固者的城——胡吉宏的艺术实践”学术交流会，在贵州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落下帷幕。展览由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主办，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藏天下》杂志承办，知名艺术评论家贾方舟任学术主持，策展人徐薇策展，展出屯堡主题作品70余件。

展览期间，先后举办了徐薇专题讲座《后卫的价值》、孙周兴学术演讲《当代或未来艺术的各种纠缠：从胡吉宏的艺术创作说起》、《智能时代，价值何以坚固》学术对话以及贾方舟主持的交流座谈等多场活动。省内外文艺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维度对贵州省文史馆一级巡视员胡吉宏的艺术实践展开深入探讨，形成关于其创作价值的核心共识：他用10年时间、800多幅作品，完成了一次对一片土地、一个族群的深度关注与文化表达。

### 归乡者的深情凝望

走进展厅，一股淡淡的植物气息扑面而来。入口处，一扇老旧的屯堡腰门静立，木头上深浅不一的刻痕，像是岁月留下的密语。往里走，土纸作品悬挂在半空，灯光下透出温润的质感，粗粝的纤维纹理清晰可辨。墙上，布面油画描绘着屯堡老人、石头寨、军帽面具等主题，色调沉厚，笔触朴拙。

这是胡吉宏笔下的屯堡世界。“画非画，是重逢；非我我，是归人。”开幕当天，胡吉宏这样剖白自己的创作缘起。其先祖于明初调北征南至安顺，600多年来世代繁衍于此。作为屯堡人的后代，他长期关注屯堡文化，自称“屯堡之子”，这份血缘与文化的双重身份，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一般艺术家的采风写生，不是外来者的观察，而是归乡者的凝望。

在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张松松看来，胡吉宏是用“谦卑的、孩子一般的真诚之心”去面对这片土地。“10多年前他第一次为安顺提出‘黄果树下屯堡人家’的定位，不用华丽的词语，用的是浸润情感的‘人家’二字，这里面就蕴藏着深厚的情感。”

作家、原《小说》主编李硕儒认为，胡吉宏的创作深深扎根于屯堡江南移民的血缘乡愁，这种独特的屯堡文化表达，是对贵州标志性文化的传扬。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蒲国昌则说，胡吉宏的作品个人面貌鲜明，辨识度度高，画面中透出的泥土气息由内而生，在潜意识层面与屯堡6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精神暗合。

### 十年不辍的艺术深耕

当代艺术家、荔波洪江艺术村乡建顾问李向明则认为，屯堡是胡吉宏创作的“母体”，是他所有想象的源头。这种对一个文化母体的持续深耕，体现了新时代贵州美术创作的亮点。

展览呈现了胡吉宏的《老妇人》《石头寨》《军帽》三个系列。《老妇人》系列中，那些没有刻画五官的老嫫，身形敦厚，姿态安详，画面上颜料层层堆叠，自然开裂的纹理透出岁月侵蚀的质感。《石头寨》系列以粗犷的笔触勾勒屯堡石寨的轮廓，蓝靛泥的深蓝黑色调沉淀出石头的冷峻色调。《军帽》系列以深蓝黑色为主调，面具轮廓若隐若现，烘托出庄重的氛围。不刻意修饰的处理方式，与屯堡600多年的历史风貌形成内在呼应。

贵州美术馆馆长、贵州画院院长潘闻丞与胡吉宏相识多年，见证了其的创作历程。潘闻丞认为，胡吉宏每天投入大量时间创作和思考，善于倾听不同专业的意见，并坚守自身表达内核，“他的作品始终保有对屯堡人与土地的真诚与温度。”

徐薇在专题讲座《后卫的价值》谈到，胡吉宏创作800多件屯堡主题作品，源于一种持续的内在驱动。她认为，这种对同一文化母体的持续深耕，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创作品质。

艺术家、贵州省油画学会会长赵竹则从创作者视角评价，“胡吉宏的创作体现了艺术家与世界的‘第一手交道’。”赵竹说，这种扎根土地、深度在场的创作方式，让作品从内心自然生长出来，而不是对屯堡的旁观式描绘。

### 天真朴拙的个性创作

胡吉宏的作品，最打动人心的是什么呢？与会专家学者的回答指向同一个词：朴拙。

“这是一位风格十分独特、很难被现有艺术体系归类的艺术家。”贾方舟在座谈中谈到，胡吉宏画面拥有独立自洽的内在逻辑，最珍贵特质是完全依照自身对艺术、生活、乡土与历史文脉的理解随心创作，不受固有规范束缚。

作家、书法家、篆刻家戴明贤表示，胡吉宏用一种简约粗犷的艺术语言，营造出梦幻式的意境和“天真朴拙的美感”。这种画风与屯堡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特别提出，艺术应“一体多元，美美与共”，不应以专业或业余的单一标准来衡量，这种执着之美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文学艺术评论家张建建则将胡吉宏的艺术定义为当代艺术中地方诗学的实践者。他认为，其稀缺价值在于既区别于学院派美学，也区别于外来采风的浅表乡土表达，“真正形成属于当代屯堡、属于个体生命的地方诗学”。张建建说，胡吉宏自觉守住民间视觉逻辑、本能感知方式和在地文化体验，把这种独属于土地的艺术语言夯实深化，“这是其作品的当代价值”。

浙江大学未来学研究院院长、知名艺术哲学家孙周兴在专题讲座中以“野生艺术家”形容胡吉宏，认为这种未经规训的本真创作状态弥足珍贵。他深入剖析了胡吉宏创作的“五层纠缠”，认为土地、文脉、肉身、心性、岁月的层层交织，构成了其长期深耕的内在动力。“胡吉宏将民间性与当代性相融合，构建起阅历、创作、思辨三位一体的艺术体系，突破了当下部分艺术家重技法、轻观念的短板。”

当代艺术家、荔波洪江艺术村乡建顾问李向明则认为，屯堡是胡吉宏创作的“母体”，是他所有想象的源头。这种对一个文化母体的持续深耕，体现了新时代贵州美术创作的亮点。

胡吉宏希望，以这份深度在场的生命积累，让作品不再是关于屯堡的二手叙述，而是从土地深处、生命深处生长出的真诚表达，“技术向前跑，艺术往里靠”。